

# 外交詩話補遺 (一)

王家鴻

張純滙「詩書郭夙好。山水有清音。」

張純滙先生，名維翰，雲南省人，曾繼三原于公，為監察院院長。監察院先後兩院長，均以詩書雙絕聞名，亦一趣事。先生近雖專任監委，對於詩學研究，仍益精進，似老學菴中人。先生早年在東京帝大，研習法政，與彼郡人士交往，結文字緣者甚多。以吉田書簡為背景，維繫短暫中日邦交之元老吉田茂先生，為純老舊友。民國五十四年，純老赴日，於東京近郊，訪吉田老人，曾留題二絕紀事云：

經小田原向大磯，動者別邸歇松扉。耄期裙屐行猶健，拄杖延賓立翠微。

五賢堂宇歷滄桑，新址今移吉舍旁。他日公應同入祀，千山千海客焚香。

民國五十六年十月二十日，吉田茂逝世，純老用前年奉訪留題原韻，賦輓詩二章云：

東海星沈尚父磯，生逢喪亂領黃扉。危邦再造空前感，開濟艱難拯式微。宅似成都八百桑，曾同留影近公旁。五賢堂果增蓬豆，千里臨風掬瓣香。

前詩用五賢堂事，不幸而言中。輓詩中，磯、扉、桑三韻，均極典切，立言得體。我國詩人遊踪之廣，當以純老為最。先生在內政部次長任內，足跡遍西北東南。登高能賦，臨流能詩。大都甲古傷今，却少嘲風弄月，早年有采風集三百首行世。民國六十二年，辭監察院院長職務後，復重遊日本，並飛訪漢城、夏威夷、洛杉磯、華盛頓、紐約、波士頓諸名城，及英、法、瑞、希、土、伊朗、巴基斯坦、印度、緬、泰、新加坡、越南諸國

。雖係旋風式訪問，所至必有詩。徐霞客遊記，康南海歐洲十一國遊記，不足數也。此次遊歷，有環遊集行世，內中有關國民外交者，一為在京都贈日友七律，一為在漢城仙雲閣雅集五律。茲併錄於後：

京都晤吉川幸次郎，以其歸田疊韻集見贈，次韻和之。

佳辰初度好春天，七十從心必永年。退隱長懷狩野句，耄勤更註杜陵篇。遠遊快晤經三島，躡武寒盟慨二田。詩會台澎將有約，群賢畢至料聯翩。

註：二田指田中義一及田中角榮。

漢城詩人，集仙雲閣款宴。

雅集仙雲閣，瓊瑤勝境開。琴歌存國粹，鷓鴣有朋來。白雪陽春曲，青山綠水隈。中興同鼓吹，正氣動風雷。

葉公超野柳尋詩，三和李鴻章辛丑感事

葉公超為廣東番禺人，葉蘭台太史之孫，葉恭綽先生之姪。早年在劍橋攻讀英國文學。因為他曾在北大任教西洋文學，在外交界飛黃騰達，有過一段光榮燦爛時期，他的文學藝術天才都被他的外交才能所掩蓋。他與胡慶育是相反的。胡與部屬公事詩事都談。葉則集精會神，注意外交大計。余知葉公能詩，係張默君先生告余者。葉公自由華府召回做了政務委員。雖然投閒置散，「時還讀書。」「剛日讀經。柔日讀史。」「怒氣寫竹。喜氣寫蘭。」這幅聯語恰合他天母仕隱生活。他在文藝方面亦如外交任內，有了輝煌燦爛時期。他有時驅車野柳，欣賞海濱景色。好像昔人驢背尋詩

。他在這裡追憶到李鴻章在北京賢良祠病榻感念辛丑和約的七律，（見「南湖錄憶」李鴻章淚盡秋風）他在此次途中追和舊部郭則生中日和約告成時，贈他七律，他在此餞送過故駐美大使蔣廷黻，他在此感念他在外交上的遺大投艱。閒話休提，有詩為證：

李鴻章賢良祠原作

勞勞車馬未離鞍。（李合肥由廣東總督內調入京，主持辛丑和約）臨事方如一死難。三百年來傷國步。八千里外弔民殘。秋風賢劍孤臣淚。落日旌旗大將壇。寰海塵氛猶未了。諸君莫作等閒看。

郭則生用李鴻章韻贈葉公超詩

一身聊此卸塵鞍。（郭意中日和約簽字後，葉可以卸却仔肩。）卅載馳驅行路難。秦樹嵩雲原不識。江魚朔雁自相殘。（用李義山江雲朔雁長相憶，秦樹嵩雲自不知句，喻中日自相殘殺）客中寄傲無封事。（郭在日賦閒）杖履追欣有道壇。（意欲追隨葉公）善賦揚雄他日作。吹噓待送萬人看（揚雄之凌雲賦因司馬相如之薦而受知主上。郭意望葉之吹噓也。）

葉公超野柳歸途和李鴻章韻

黃帽西風白馬鞍。登臨却笑步為難。歸林倦鳥知安隱。照眼斜陽未覺殘。欲借丹霞彈往轍。不因險巖亂心壇。青山翠竹凌霄節。樂與遊人夾道看。（著者認爲此詩風流曠達，臨事不懼，大節不奪。殘字韻最好。較義山之夕陽無限好。只是近黃昏。詩意勝十倍矣。）

聯合報載葉公超遊野柳疊韻和李鴻章詩兩首

使有疎卿已倦鞍。題詩豈爲記艱難。世知富弼盟遠失。誰識洪鈞歸掉殘。（洪爲清廷駐德公使）會銜而今同水火。丁零積患駭心壇。春帆遺恨般般在。莫作西風斜照看。

東 方 雜 誌

芳洲昔送邵陽鞍。（注：此送蔣廷黻也，蔣爲湖南邵陽人）太史詩人共大難。費祿不勝吳會遠。（費爲蜀使使吳。蔣代表中國使美。）容齋復憾北盟殘。（宋洪邁字容齋）殊方應見天邊樹。雙椽猶如覆下壇。（雙椽圖爲駐美

大使官邸。戰國之樓下先生喻博士也）仍是中朝人第一。茂林修竹莫閒看（慰勉蔣使）

以上兩詩曾見聯合報，爲使讀者易解，著者妄加小注耳。

葉和郭詩，類似雜林賈人求白傅詩故事。先是葉以此詩分成立軸付裱。日人擬以高價收購不果，此軸終於送給國父紀念館。

葉之詩功如何，我曾在台北勝山堂裝池看見付裱的于右老一頁草稿，題目是「贈葉公超」第一句是「公超天下才」。是用鮑叔薦管仲的一句話：「管仲天下才也。」收入詩句，恰是右老的口氣。正合我談葉詩的收場。

徐東藩詩酒折衝，環翠樓保存國粹

徐東藩字壽城，浙江金華人，早年曾在英國伯明罕大學得政治經濟學士，後又在倫敦大學，洛桑大學專修國際法。他除外交科目外，還長於詩詞書法。他在外交部任參事及條約委員會委員，外調山東特派交涉員及威海衛管理員。他的詩才就在這兩次外交任務中，由他人筆下可以看出。民國十六年春，徐特派員與日本前任外相，後任東亞同文會長內田康哉同遊青島合攝照。當時省府秘書長爲劉治襄先生，名琨，浙江蘭谿人，曾於徐田照片上題七律二首，才氣高華，對兩人推許備至。對於西洋戲劇論之「三一律」「時間、地點、事實」恰相符合。原詩係徐東藩抄示吾友阮毅成兄者

其一

千霄豪氣主賓同。聯步來登最上峯。眼底齊州烟九點。胸前渤海浪千重。對華政策歸談笑。相魯經驗仗折衝。留與他年作佳話。東方壇坫兩英雄。

其二

琴鶴翩然返故鄉。萍踪偶合又分張。君如神馬行飛迹。我已疲驢絆短絳。北闕天明星漸少。（阮注：指北京政府）南山雨過氣初涼。憑君一問西湖訊。湖上新華幾許長。（第二首似送徐回浙）

由劉治襄先生題照詩中已可見徐東藩確屬誦詩三百，可以專對之才。此外

徐先生在威海衛管理員任內還做了一件大快人意料之事。徐先生在永康時，與余樹園（紹宋）先生同事，乃將其在威海衛攝歸之環翠樓照片，請金華蔣蓮僧為繪觀海圖，並請余先生為之題句。余乃為之題曰：

樓在威海衛，明時建。原有弘治四年趙鶴齡書碑刻七言排律一首，作章草，甚精美。光緒甲午之役，日本佔威海衛，因詩中有區區倭種而今遁句，遂仆而碎之，沉諸海，今據本已亦如星鳳矣。徐君東藩，宦威海衛時，曾得一本，為之攝影，幸得見之。蔣蓮僧因為作此圖。

威城屹立黃海濱，高樓環翠當其津。登臨四望難為水，渺瀰瀟瀟嗟無垠。蓬萊三山吞芥蒂，齊烟九點凝青黛。長天寥廓窮杳冥，賦才張木今安在。憶從設衛始咸明，控制溟渤防蛟鯨。海不揚波三百載，哀哉一戰廢長城。堂碑何事亦遺毀，翰墨精靈沉海底。茲樓突兀尚凌虛，坐閱滄桑猶未已。腥風惡浪滔天高，怪龍罔象成天驕。不惟威防失疏馭，藩籬盡撤哀飄搖。泱泱大風豈終歇，換今懷古心如結。即今樓下怒潮聲，猶為吾曹助嗚咽。

東藩亦是有心人，愁同王莽徒傷神。畫圖寫出蒼茫意，遂僧老筆生風雲。風雲莽莽何時了，展圖莫漫傷懷抱。專門刻石會有期，重立詩碑翠環繞。

徐先生於壇坫之餘，留心考古，於三四百年前趙鶴齡手書詩碑搨本訪得，選請名畫家繪圖以紀其事。使環翠樓勝跡不隨日人野蠻狂舉與滔滔海水而消沉。徐君此舉，誠屬可圈可點，真可宣付史館立傳也。至如徐先生本人作品，雖非周旋壇坫之作，亦可規其工力深至。其與阮毅成兄同巡視縉雲七律云：

山城雖小亦佳哉。碧水蒼煙勝境開。賢宰遙迎儀注盛。羣黎相慶長官來。阮兄時任浙省民政廳長。陽水治績誇千古。東海循聲喜復回。吟罷新詩重有感。松風明月共徘徊。

此外，他還有抄示阮毅成兄抗戰時避寇伏龍廟，秋日遊九峯巖，永康桃谿春曉，感昔諸絕句，雖為念難之作而韵味悠然，有一唱三嘆之致。勝利後被聘為英士大學教授，大陸撤守後為匪殺害，享年六十三歲，惜哉！

高羅佩為白種人漢詩巨擘

高羅佩是和蘭國祖芬 Zutphen 地方人。他的和蘭文原名是 Robert Hans Van Gulik 他四歲時隨他的父親高維廉將軍 Willem Gulik 到和屬東印度住了九年。一九二三年回國讀中學，十八歲入萊登 Leiden 大學修習法政，畢業後另入烏特希 Utrecht 大學研究院修習中、日、藏、梵語及東方歷史文化，考授文學博士學位。爪哇的華僑很多，他在和印時加入「荷華文化協會」。他在當地刊物「中國」連續發表討論詩經、古詩源、唐詩、赤壁賦一類文章。他曾為「和蘭百科全書」寫過中國概況。他於一九三五年出任和蘭駐日大使館秘書。一九四三年他被調為和蘭駐華大使館一等秘書。與江蘇水世芳女士結婚。他著有「東臬心越禪師傳」與年譜及「琴道」。他的書齋有「猶存齋」「吟月齋」「尊明閣」「寶晉齋」等名稱。他於一九一〇年出生，一九六七年以癌症逝世於海牙。他的官階洊升至駐日、駐韓、駐馬來西亞大使。他曾將「狄公案」譯成英文。中國外交官如許靜仁、王芃生、陳之邁都為高氏文字之交。他所寫的漢詩與行書字都達到我國科甲人才水準。我現在把他贈徐文鏡先生詩錄後：

漫逐浮雲到此鄉。故人邂逅得傳觴。巴渝舊事君應憶。潭水深情我未忘。官跡敢云希陸賈。遊踪聊喜繼玄裝。匆匆聚首匆匆別。便泛滄浪萬里長。

徐文鏡為高氏在重慶研習七絃琴舊友。玩索詩意，兩人係在香港重逢，而高氏適有出使印度之命。詩中用事典切，韵味深長。原詩書為宣紙條幅，書法秀逸，在西方漢學家家中真是首屈一指。拙著外交詩話於民國五十七年初版，未能將高氏列入。後來見到陳之邁大使五十八年由傳記文學出版之「荷蘭高羅佩」得到不少寶貴資料，謹於此處深致謝意。

徐文鏡為高氏在重慶研習七絃琴舊友。玩索詩意，兩人係在香港重逢，而高氏適有出使印度之命。詩中用事典切，韵味深長。原詩書為宣紙條幅，書法秀逸，在西方漢學家家中真是首屈一指。拙著外交詩話於民國五十七年初版，未能將高氏列入。後來見到陳之邁大使五十八年由傳記文學出版之「荷蘭高羅佩」得到不少寶貴資料，謹於此處深致謝意。

徐文鏡為高氏在重慶研習七絃琴舊友。玩索詩意，兩人係在香港重逢，而高氏適有出使印度之命。詩中用事典切，韵味深長。原詩書為宣紙條幅，書法秀逸，在西方漢學家家中真是首屈一指。拙著外交詩話於民國五十七年初版，未能將高氏列入。後來見到陳之邁大使五十八年由傳記文學出版之「荷蘭高羅佩」得到不少寶貴資料，謹於此處深致謝意。

徐文鏡為高氏在重慶研習七絃琴舊友。玩索詩意，兩人係在香港重逢，而高氏適有出使印度之命。詩中用事典切，韵味深長。原詩書為宣紙條幅，書法秀逸，在西方漢學家家中真是首屈一指。拙著外交詩話於民國五十七年初版，未能將高氏列入。後來見到陳之邁大使五十八年由傳記文學出版之「荷蘭高羅佩」得到不少寶貴資料，謹於此處深致謝意。

### 明太祖和華裔日僧絕海詩

據中央社李嘉關於「中日詩歌典籍中的徐福」一文敘及華裔日僧中津絕海曾赴中國留學事。明太祖曾於英武樓召見。據絕海和尚在他的詩文集蕉堅集（絕海別號蕉堅道人）載，洪武九年太祖高皇帝召見於杖房，指日本圖，問海村遺迹熊野祠（此地有徐福祠）當時絕海和尚即席揮毫獻詩一首：「熊野峯前徐福祠。滿山藥草兩餘肥。只今海上波濤穩。萬里好風須早歸。」明太祖即刻御筆和詩一首云：「熊野峯高血食祠。松根琥珀也應肥。昔年徐福求仙藥。直到如今竟不歸。」兩人唱和，均以徐福為中心，誠為佳話。李嘉先生謂此一外交故事，在日本留有記載。在中國恐怕很少人知道。李氏未免妄自菲薄。上面唱和詩已於光緒三十一年出版之呂海寰著「奉使金鑑」第五十八卷四十一頁詳載無遺矣。

此稿甫成，又見到日本漢詩家木下彪與阮毅成兄書（載東方雜誌復刊八卷二期）稱日僧絕海尚有錢塘懷古一律云：

天目山前天運祖。東南王氣委平蕪。鼓鼙聲奮三州地。歌舞香消十里湖。古殿重尋芳草合。諸陵何在斷雲孤。百年江左風流盡。小海空環舊版圖。

興亡一夢歲云徂。燕麥春風久就蕪。父老何心悲往事。英雄有恨滿平湖。朱崖未洗三軍血。瀛國空歸六尺孤。天地百年同戲劇。燕人又獻賢元圖。

以上兩首，雖非上乘，然頗有唐音。出自日僧，仍未可厚非也。



# 我愛中國

愛蘭娜著

人人文庫特二九三號 定價三〇元

作者外籍，醉心中國文化，二十年如一日，前曾兩度應邀訪華，備受歡迎。所著中文「我精神上的老家」諸篇，情意懇摯，文筆清新，出於一異國女子之手，殊屬難能可貴，經教育部陳如一先生轉為「我愛中國」一書，於六十年八月出版，翌年二月一日版流傳海內外，各方重視。近復增訂新作「中島邦交之展望」等數篇，附插圖十六幅，內容更為充實，凡欲對此一烏拉圭才女有所了解，暨關心國際文化交流者，不可不讀此書。

## 臺灣商務印書館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  
郵政劃撥帳號：一六五號